

梦里三年已是秋

陈金堂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序

(这是编辑给作者信函的摘抄)

(这是顺时针剪辑的作者跋涉的脚印)

今天翻阅过去的稿件，发现你的两篇小说。《哉，借月票》我已看过，本人认为不错，现已送上总编审阅，等回复后再告知。

(北京) 谭 深 1981年11月19日

作品的构思虽较别致，但总的仍感到有些“主题先行”，比较雕琢，另外，由于概括的时间长，不免细节不足。

(北京) 章仲锷 1982年3月2日

这篇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十分喜爱的，文字很清新，也很有感情，我想是有基础的，现提几点修改意见……

(上海) 王小鹰 1982年4月1日

老赵把你的稿子转给了我，阅后我想找你面谈一次，你见信后给我打一个电话(44、4761转《青年文学》)

(北京) 马未都 1983年2月2日

你的小说稿，我已转荐给上海《少年文艺》去看看。希望你多多实践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(北京) 周 明 1983年6月9日

来信来稿收阅。因前段时间休创作假，未能及时处理您的稿件，请谅。《喝山泉，不要冰激凌》我读后认为可以，准备送审。

（河北）铁凝 1983年8月16日

你这篇稿又压了很久，实在对不起，因为你是采用新的手法写，所以引起了争议，我觉得作为一品种是可以发的。你信中说我懂音乐，那一定是误会，我小时候喜欢看古典戏曲，而对音乐则是外行，所以还是从小说的技巧上去理解你这篇小說的。说实话，我是很想发你作品的。

（上海）王小鹰 1983年11月1日

稿悉。你老兄也风骚起来。

（北京）刘恒 1984年8月5日

每次看到你的大作，我都十分高兴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在翻阅大量来稿时，总不免有些困惑，但读到你的作品，那清新的文笔，活泼的文思，使人赏心悦目。

（安徽）陈桂棣 1985年6月21日

知道你近来创作丰收，很高兴。你是有潜力的，我深信你的创作活动尚刚刚开始，期望你在不久的将来写出使人赞叹不已的佳作来。

（广东）范若丁 1985年7月19日

你这篇作品反响很好，《小说选刊》的副主编肖德生和翻看《花溪》的编辑给我们写来了评论，我们已抽下另一篇稿子，在12期将这篇评论刊发出来。

（贵州）余未人 1985年10月29日

工作关系，我看的小说很多，总觉得现在的小说缺乏强烈的形式意识，所以，很注意你《人生之旅》在这方面的探索。

（北京）李敬泽 1985年12月22日

天津《小说月报》和北京《小说选刊》转载你的中短篇小说，还有前后发表的一些作品，我都看了。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这感觉叫我相信明天升起的太阳光芒四放。

（北京）张建春 1988年9月5日

——是为序。

目 录

序.....	(1)
猴是人的祖先.....	(1)
矮人.....	(32)
毕业在夏天.....	(71)
照片扑克牌.....	(112)
文化人诙谐曲.....	(152)
黄昏颂.....	(196)
征婚启示.....	(235)
爱情水平线.....	(263)
手心没有爱情线.....	(302)
梦里三年已是秋.....	(335)
后记.....	(365)

猴是人的祖先

那条幽深的山谷，叫猴子谷。猴子谷，猴子的世界。那里的猴子很多，不下百只。大的、小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公的、母的，形成一个庞大的猴子部落。

两年前，部落里突然少了一只年轻的公猴。现在，这只年轻的公猴飞也似的朝猴子谷蹦回来了。

它钻进山林，抱住树干，紧贴着脸，泪水如泉，两年，两年，分别了两年啊。当初好友们纷纷劝阻它，不要它到人类那里去学习。作为猴子，自然是兽类中最聪明的，但与人类相比，猴子就是低能儿了，那里的东西，你学得会吗？这还在其次，假如不放你回来，把你关进笼子，或者把你杀了吃掉，那就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。不要冒险。它觉得，好友们的劝说并无道理，但是，它一句也没有听从。到人类那里去学习，它已下定决心了，铁心了。这是为了自己的前途。早在少年的时候，它就立志要做部落首领，不想做首领的猴子，不是好猴子，它这样告诫自己。当进入青年，它认识到，凭着原始的强悍、粗暴、野蛮、凶残和一股力气，已经不能统治好一个部落，做好一个首领，连篡位都是困难的。你力气再大，只能打败一个或几个猴子，一百只猴子绝对打败你，你再强悍，绝对斗不过野

猪，你再凶残，见了豹子你绝对要逃跑，还有豺狼，你也是无法斗过它们的。智慧，智慧，需要的是智慧。它倔强地告别了好友，离开了部落，在一个偶尔的机遇下，跟着一位它认识的山民去了人类大世界……

现在，终于有幸回来了，它要好好看看这猴子谷。一草一木、一土一石，格外亲切，林中的空气，比宾馆里的空调还凉爽，山中的野花，比开在连衣裙上的花朵还好看。它凭着在人类那里获得的知觉，满腔激情地去欣赏。在这两年的七百多天皇，它跟着自己的主人——那个它认为特别有本领的老山民，曾一次次出没在猴子谷。一次次，它在猴子谷的小路上，目不斜视地走着，与老山民寸步不离，仿佛猴子谷于它毫无兴趣。这是为了骗住老山民，不让老山民看见它的心啊。现在好了，无须装模做样，完全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，啊，猴子谷，我是属于你的，这里有我全部的感情和火热的寄托……

它是几小时前逃离人群摆脱老山民的。老山民惊呼的面孔，人群骚乱的情景，它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那是在一个小镇上演出，老山民指挥着它，它按部就班地穿铁环、翻木箱、走钢丝、吹火球。演出接近尾声，老山民绕场一周收钞票，它坐下来开始休息。这时候，它迅速打开小木箱，把里面大把大把的钞票拿出来，拿到人群中去乱撒，像天女散花。顿时，人群大乱，四处抢钱。趁这混乱之机，它从闪动的胯下和腿缝里，迅速钻出来，没命地逃跑。它回头发现，老山民在失去金钱和失去猴子的同时，犹豫了一下，但是，片刻之后，老山民甩开抢钱的人群不顾，发疯地来追赶它。它，钻进灌木丛，沿着伸向小镇的山坡飞也似的蹦走了。

本来，它不想以这种破坏性的方式逃跑，不想给一个山民

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，只因，两年，两年来的体验，叫它愤怒而寒心！自从演出的第一天起，它身上就系着一条捆绑的皮带，那是什么皮带？是一条拔掉了毛的牛皮带。它是通过嗅觉闻出来的。以前在猴子谷，看见放牛的孩子出了山，它就去那儿，跳到牛背后，用鼻子拱着牛逗着玩。没想到，现在的牛皮做成的带子捆绑到了它身上。它觉得自己的主人虽有空前绝后的本领，但同时也是一个极其凶恶、非常残忍的人。难说，没准在哪一天，它的猴皮，也要被他做成带子，捆绑到牛的身上，或者别的什么动物身上。后来的一次次演出，它都是带着这种憎恨的情绪。但又怕被发现了，所以常常用别的神情加以掩饰。关于金钱上的问题，它本来是不关心的，它关心的是自己学本领，可是，次数多了，它无意中发现，它的主人完全是为了骗人家的钱，骗了一次又一次，骗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，用同一个节目内容，不断地重复，演出来演出去。他花了什么代价？什么代价也没花，轻松爽快地牵着它，这就是他花出的“代价”，那些在田地流汗劳动的人才叫花出了代价哩。既是骗钱， just 不花代价，它觉得主人比它部落里最差劲的猴子还差劲。也有叫它疑惑不解的地方，那就是，主人骗了那么多钱，既不往家里添置家具什么的，也不给自己买好吃的，却是每月去绿色的房子（邮局），交去一把钱，换回一张纸单（汇款单）……它停止一切联想。

山林静悄悄。它不知道部落在哪里。上哪儿去找呢？密密麻麻的桦木林，无边无际，高低不平地分布在朝阳的南山巅。更加密集的树叶，严严实实地遮天蔽日，使林间不见阳光，显得灰暗一片。它有些不习惯这种环境，双眼眨巴不停，但它没有忘记，它是从这里出去的，它必须适应下来。过一会儿，它

适应了，开始往前跑。

在高坡处的一块磐石上，它闻到了一股猴尿味，心里泛起由衷的喜悦。这说明，部落来过这里。猴子这东西，每到一处，都要撒泡尿，不是你撒就是我撒，用尿留下短暂的纪念。它再往上看，果真见到青皮树上被扒挖掉了一块皮。那是只有老首领才能留下的永恒的纪念。每到一处，老首领都要用锋利的老爪往树干上扒挖几下，扒挖掉一块树皮，用猴文“写”上来的日期，当然，还要“写”上一句题词，题词都是套话，和白水一样乏味。它从石尖上往上一跳，吊在树枝上，看着用老爪刻下的猴文，题词一眼扫过，眼睛盯在日期上，哦，部落是昨天从这儿经过！

它充满信心往前走，从这一棵树上跳到那一棵树上，追赶着它的部落。

穿越了两座山，九道沟，进入了猴子谷的心腹之地。突然，眼前叭哒一声干柴响，只见一只尖嘴猴就地而起，跳到树丫上，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它，目光里暴露出恐怖和警惕。它早认出来了，那猴是它昔日的好友，叫猴百八（因为按地位排列在第一百八十位）。可那位猴百八呢，却始终没有叫出它的名字来，只是不停地打量着它：觉得它的毛变得乌红发亮，比所有的同类都漂亮，漂亮带来恐怖；它的举止，比所有的同类都高雅，高雅带来惊慌；它的眼睛，比所有的同类都聪颖，聪颖带来不安。它到底是猴还是人呢？猴乎？人乎？猴百八一声嘶叫：“噢——”

顿时，寂静的山林里，滚起隆隆的雷暴，数百只猴子轰涌而起，向这里包抄过来。

“我是猴百五呀——现在改名叫卡尔·吐斯波！”它大声

地用猴语叫道。

数百只眼睛一齐注视着它。认出来了，终于认出来了！于是乎——

在猴子谷的心腹之地，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夹道欢迎。老猴子站在最前，中年猴子站在中间，后面是青年猴子和少年猴子。大家都和它握手，它走得很慢。当然这种握手极为简单，只是用前脚拍一下，比它在演出时与人握手至少短一半时间，但是，夹道很长，还是使它握到最后不免精疲力尽。它握到哪儿，哪儿就解散了，谁都往前挤，力争跟着它，一步一步地跟着它，欢迎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只有那些美丽的猴姑娘，才远远站到后面，踮起脚尖看着它，或者小声议论它。因为欢迎一个年轻的异性，它们必须用这种羞答答的猴姑娘们的特性来掩饰心中的喜悦和冲动。猴奶奶们是过来“人”，早看出了猴姑娘们的心思，便用嘴拱猴姑娘们的红屁股，叫它们快上前去，别错失良机。猴姑娘们一扭身，妩媚一笑，蹦跳开来，去采摘来野果子，再送上前去。等到猴姑娘们送上鲜果，卡尔·吐斯波已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全部落的猴子把热烈欢迎推向高潮。

原名猴百五，在部落里排列第一百五十位，小不点一个，可现在的卡尔·吐斯波，却陡然身价提高百倍，那是为什么？

因为它是从人那里学习回来的……

热烈欢迎推向高潮，部落首领猴大出来致欢迎词。对于卡尔·吐斯波来说，是欢迎词，因为首领的席位即将历史地落在它的头上。对于它猴大本人来说，恐怕是悼词，因为它的乌纱帽马上要吹掉。

猴子谷深处，有一个山村，叫团鱼坂。团鱼就是甲鱼，

因山村的地形像甲鱼，故得名团鱼坂。团鱼坂住十几户人家，全村人口的总数量，远比山谷里的猴子少得多，充其量只有一个零头数。村头一户，就只有一口半人。那老头，叫金山大，虽年岁大了，但身骨硬朗，不仅能干山里活，还能走出猴子谷，去从事各种赚钱的工作。那半口人，是金山大的儿子，小伙子如今大学毕业，正分配工作呢。

此时此刻，金山大正为儿子毕业分配烦透了心：“金华，你过来。”

儿子过来，站在金山大身边，默不作声。昏暗的油灯照在父子脸上，映出各自心中的不快。只有呼啸的山风从猴子谷山口吹来，拍打着门窗，发出声响。金山大说：“睡吧。”

金山大躺在床上，没有睡意。这是那种用木棍和树杈架起的床。四根树杈插进土里，绑上横档，那就是床头。家里的土气好，四根树杈都发了芽，想必是要长叶子。二十根木棍铺开，那就是床板。木棍是早砍备的，干爽得很，只有弹性，没有潮湿。父子睡同床，一里一外。

金山大的思路，早就从床上起飞了。

他金山大，在这猴子谷里住得最久，唯有他家住得最久。猴子谷，原本没有人家，大概是在很久很久的几百年前吧，他金家的祖先住了进来，在猴子谷里开辟了人的活动场所。到了他金山大，他金山大有了记忆的时候，这猴子谷里还只有他姓金的一户人家。日本鬼子打中国时，往猴子谷里逃来两户人家。后来的大跃进时，又逃来了两户人家。再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，又有几户人家逃进猴子谷。除了第一次是陪着父亲接纳两户逃来人家（那时他年龄尚小），往后几次，都是他亲手接纳的。那都是特别时期，逃来者都是可怜巴巴的，他金山大特别

有权，同不同意接纳，全在他一句话。所以呀，全山村的所有人家，一直是矮他一头，对他一直是敬畏、羡慕、巴结、讨好、乞求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顺过来的事情到来了，经过繁衍，逃来户的人口增加了，一家家热热闹闹，而他金家呢，长辈谢世，妻子病逝，只剩下他金山大和他金山大的儿子了，两口之家，在多口之户面前，数量上的对比，显得太悬殊了。这还在其次。这些年，那些人家，生产发展得特别快，田里的稻谷吃不完，包里的金钱用不完，那棉花一担一担往山外商店挑。村后那瀑布龙潭上，还装了一架水车，日日夜夜吱呀吱呀叫，给那些人家碾米，给那些人家纺纱。吱呀吱呀的水车声，在金山大的耳朵里，是一支哀乐，宣布着他金家的衰败和没落。

人家都富强起来了，金山大倍感自己受到一种压迫，心里很难过，抬不起头来。他见到村民们，不管是谁，都低着脸，不言语什么，不搭理别人。渐渐地，他与一家家一户户，都有一种隔膜感。人家是人家，他家是他家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他毕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，决不让自己悲哀下去，沉沦下去，他要奋起，要想办法超过他们，重新主宰他们。金山大把这个远大的目标和宏伟的理想，全面地落实在儿子的身上。他穿着草鞋、挑着山货，用一白天的时间走出猴子谷，用山货换来钞票，去供儿子复习高考和高考以后的上大学。后来的第二年，他无意中得到了一只猴子，他就干起比卖山货能赚钱的把戏，牵着猴子，到山外去，日夜兼程，风餐露宿，去一个个村镇，上一个个城市，演他经过几个月瞎编出来的猴戏……

谁想到，用血汗换钱供儿子上大学，儿子大学毕业了，却违背他的意愿。

“爹，你腰疼？”儿子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终于问了一句。

“嗯。”金山大又翻了一个身。

儿子坐了起来。木棍床吱呀了一声，弹了弹。

金山大发现儿子还是极爱他的，心里泛起一丝快慰，他也像儿子一样坐了起来。木棍床承受不住这集中一块的重压，凹陷下去，岌岌乎太哉。

“金华，出去走走吗？”

儿子下床穿鞋，一只穿自己的，一只穿金山大的。走到屋子外面，鞋号不一质地不一的两双鞋，仍然错穿在父子俩的脚上。

“风停了，月亮也好。”金山大在要说正题之前，像山外人一样之乎者也地扯点题外话。

金山大带着儿子绕村一周，让儿子看看一家家青砖新瓦房。他要给儿子一个强烈的印象：他金家在村民中的地位和威望已经失去了！

金山大再带着儿子去村后瀑布龙潭。水车声仍在不顾一切地吱呀吱呀叫。瀑布龙潭在山腰，地势很高，站在这儿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村庄前面的田坂和地块的全貌。金山大一会儿指着田坂和地块，一会儿指着瀑布龙潭：“这儿泉水多好哇！这儿田地多好哇！”

金山大告诉儿子，村民们已经想到用这瀑布发水电。可至今仍束手无策，因为谁都不会摆弄这玩艺儿。去年春上和今年夏初，都到山外去请师傅了。可没有一个师傅愿意来，原因是这儿太远（走完猴子谷要一天）。他们还到毕业生分配办去了，要求分一个大学生或中专生来，可没有一个毕业生愿意来，也是嫌这里太远、太偏僻（在猴子谷的深山里）。

“金华，你是学这一行的，来这里，有多好呢！”金山大

觉得此话太抽象化了，也概念化了，便补充说：“你分到这里来发电，装个水电机，给人家装上电灯，装上电动碾米机，给田地弄个水电灌溉，将来，这儿的天下，就是你的呐！”

父亲说得眉飞色舞，差点陶醉。可儿子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呢，却有些无动于衷，颇不感兴趣。儿子用“嗯嗯”应付着父亲。

金山大再说：“只有你才会这本领，人家就会围着你团团转，人家就会瞧得起我们啦！”

儿子完全明白父亲的意思，他老人家是要争口气。昔日是猴子谷的主人，今日还要做猴子谷的主人。这固然有可贵之处；但不免失之狭隘。人应该有远大的理想，把目光局限于一个叫猴子谷的山村里，那多无意思！儿子想批评父亲，想了想，还是欲说而罢。儿子迈步下山。

金山大跟着下来。他猜想这一联系实际的“现身说法”，可能有些效果，或者正在产生效果，于是，回屋的路上，他悄悄地期待着儿子的说话。

儿子说：“人家想留在城市都留不了呢，许多城市的同学都被分出来了，可您好，却要我回来……”

金山大一脚踩到水沟里去了，一趔趄。幸好水沟里没有水，只把脚踝骨着实划掉了一块肉。

儿子又说：“我分配的科学委员会，是城市里谁都想去的单位。如果想搞科研，将来能成科学家，如果想从政，将来能成政治家。”

如同儿子对父亲的话不感兴趣一样，金山大没把儿子的话听入耳。他心里又烦了。

“睡吧。”金山大在黑暗中摇了摇头，然后重重地倒在木

棍床上。

儿子劝说不回头，他不愿再动脑筋了。可脑筋这鬼东西，贱得很，你不想儿子，它可要想别的——金山大的思路系到了猴子的身上。

祸不单行，儿子毕业不回来，猴子此时也跑掉了。那天猴子逃跑，他拚命追赶，如果捉到了，他要拿住四条腿，把猴子活活撕开，如同五马分尸。那猴子太阴险毒辣了，两年来装得老老实实，到头来却把他积蓄的钞票抛出去，让人群活活抢劫掉。猴子，到底是野兽哇！

“爹，您在说梦话？”

“睡吧……”金山大又翻了一个身。

卡尔·吐斯波理所当然地当上了部落的首领。原老首领猴大理所当然地下台了。这上台与下台，是在整个部落全体猴子的呼吁中进行的。从最初的情形看，完全是因为：一个到人那里去学习过，而另一个却没有。

卡尔·吐斯波一上台，就大得猴心。它宣布：废除世袭已久的既土又俗、且等级分明的称谓，如“猴大”、“猴三”、“猴九十”、“猴百八”等等，将用崭新的洋名字，如人的姓名一样，既没等级区别，又悦耳好听。

它首先讲述了它“卡尔·吐斯波”这个名字的来历。那是在一个城市演出，许多穿戴漂亮无比的人，看完它的节目，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它发现，他们喊着许多名字（以外国马戏演员的名字赞誉它），它就择其一，给自己起了个洋名字：卡尔·吐斯波。前面的“卡尔”是名，后面“吐斯波”才是姓。这可和它见到的人的名字不一样，他们的名字通常只有三个字和

两个字，而且必是姓在前名在后。

听完它的讲述，猴子们都说好。它便给猴子们一一起姓名，把原先首领的名字猴大改为端木，把好友猴一百八的名字改为青木堂，把那些美丽的猴姑娘的名字改为：丽莎、娜伦达、美丽多、白思思……

全部落的猴子都有自己满意的名字了，它们无比高兴。老字辈的猴奶奶和猴爹爹，亲热地称它吐斯波，以单独称姓表示对它的信任和赞赏。小字辈的猴子们，作为它首领统帅下的部落成员，则一律尊称它的全姓名——卡尔·吐斯波。而那些美丽的猴姑娘呢，出于春心的冲动和朦胧的爱情，则亲昵而羞怯地称它卡尔——我的卡尔。

操练是严格的。每天清晨，全体出洞，练跳、练翻、练护身功、练进攻力，还学人的一些本领，如用水洗牙（刷牙）、扛木头搭桥和用藤子捆东西。卡尔·吐斯波此时是一个严格的教练。

太阳从猴子谷那遥远的山口升起来了，晨雾渐渐消失掉，这时山岭和谷地在露珠里变得明朗，如同往日一样，现在是早餐时间。和往日不一样的是，今天有些猴子穿上了花衣服，公的母的都打扮得花枝招展。这花衣服是昨天这个时候抢的，在一个卖货人的担子里抢的。这卖货人是谁？卡尔·吐斯波不知道，当时它上山采野果备早餐去了，回来后它才听说，有一个挑货担的老头从这里经过，它们正好发现了，就从悬崖上跳下来，打开货担盖子，推开老头，把一件件花衣服抢走。这花衣服是谁的，卡尔·吐斯波的确认不出，但它在猜想，那挑担的，可能就是它过去的主人金山大！它离开了他，他不能演猴戏了。做什么呢？必定改行挑货担，做卖花衣服的生意去

了……

它猜得一点不错。

此时此刻，在这猴子谷里，金山大正挑着又一担东西走来了。如果从时间上说，在它卡尔·吐斯波率领猴子们出洞操练时，那时他金山大也出了家门，摸着朦胧的晨曦上了猴子谷的山路。如果从距离上说，现在金山大正步步接近操练场，距离它和它的猴子们，大约只有百米之遥。

这花衣服，就是他金山大的。由于失去猴子，他已经改行做买卖了。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儿子终未能听从他的劝告，去了那个大城市的科学委员会。在那里，儿子的日子很不好过。因为那里大学生多，高干子女多，竞争激烈，一个刚毕业的农家出身的大学生，如果不用钱送礼，用金钱争取势力，那将无法站稳脚。儿是父的心头肉，他忘掉了儿子毕业分配时给他带来的怨气，他担忧起来，比儿子还着急，把家里一切能变成钱的东西都变成钱，交给儿子。变了一次又变一次，后来再也无法变了。于是，他不顾年迈体衰，挑起货担，做花衣服的买卖去了。

第一担花衣服就被猴子们抢去了，好惨啊。抢，抢，昨天这个时候抢得净打光。金山大一摇一晃地挑着货担往前走，明显地表现出体力不支，心身憔悴。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着，咬牙要把那沉重的货担准时挑到那个地方……昨天一担花衣服被抢光，开始他有点疑惑不解，后来他是大彻大悟啦。他断定，无疑是卡尔·吐斯波领头干的，如果不是它，谁会开货担的盖子呢，只有经过人工训练的猴子，才会开货担盖子的。孽畜，老子要给你点厉害让你看看！金山大被激怒了，在心里吼叫着。他今天又挑来一担，可不是花衣服，而是几百把理发师的